



中国通史

精装插图本



吕思勉 著

吕思勉 著

中国通史

精装插图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通史：精装插图本 / 吕思勉著. -- 北京：中国
画报出版社，2012.3

ISBN 978-7-5146-0376-7

I. ①中… II. ①吕… III. ①中国历史 IV. ①K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27152号

中国通史：精装插图本

出版人：田 辉

作 者：吕思勉

责任编辑：池 倩 齐丽华

出版发行：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3号，邮编：100048)

电 话：010-88417359 (总编室兼传真) 010-88417409 (版权部)

010-68469781 (发行部) 010-88417417 (发行部传真)

网 址：<http://www.zghbcbs.com>

电子信箱：cpph1985@126.com

经 销：新华书店

海外总代理：中国国际国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监 制：傅崇桂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32.5

印 次：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46-0376-7

定 价：39.80元

二国 (220年—280年)		东吴 (222年—280年)
		蜀汉 (221年—263年)
		曹魏 (220年—265年)
汉朝 (前206年—220年)		东汉 (25年—220年)
		新朝 (9年—23年)
		西汉 (前202年—9年)
秦朝 (前221年—前206年)		
周朝 (前11世纪—前256年)		东周 (前770年—前256年)
		战国 (前475年—前221年)
		春秋 (前770年—前476年)
西周 (前11世纪—前771年)		
商朝 (前17世纪—前11世纪)		
夏朝 (前21世纪—前16世纪)		
传说时期 (三皇五帝)		
新石器时代		
长江文明		
黄河文明		
中石器时代		
旧石器时代		
史前时期		



代 年 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至今)		
中华民国 (1912年—1949年)		
清朝 (1636年—1912年)		
明朝 (1368年—1644年)		
元朝 (1271年—1368年)		
宋朝 (960年—1279年)	南宋 (1127年—1279年)	
	北宋 (960年—1127年)	
五代十国 (907年—979年)		
唐朝 (618年—907年)		
隋朝 (581年—618年)		
南北朝 (420年—581年)	北魏 (386年—534年)	
	东魏 (534年—550年)	北齐 (550年—577年)
	西魏 (535年—556年)	北周 (557年—581年)
	宋 (420年—479年)	梁 (502年—557年)
	齐 (479年—502年)	陈 (557年—589年)
晋朝 (265年—420年)	东晋 (317年—420年)	
	西晋 (265年—316年)	
十六国 (304年—43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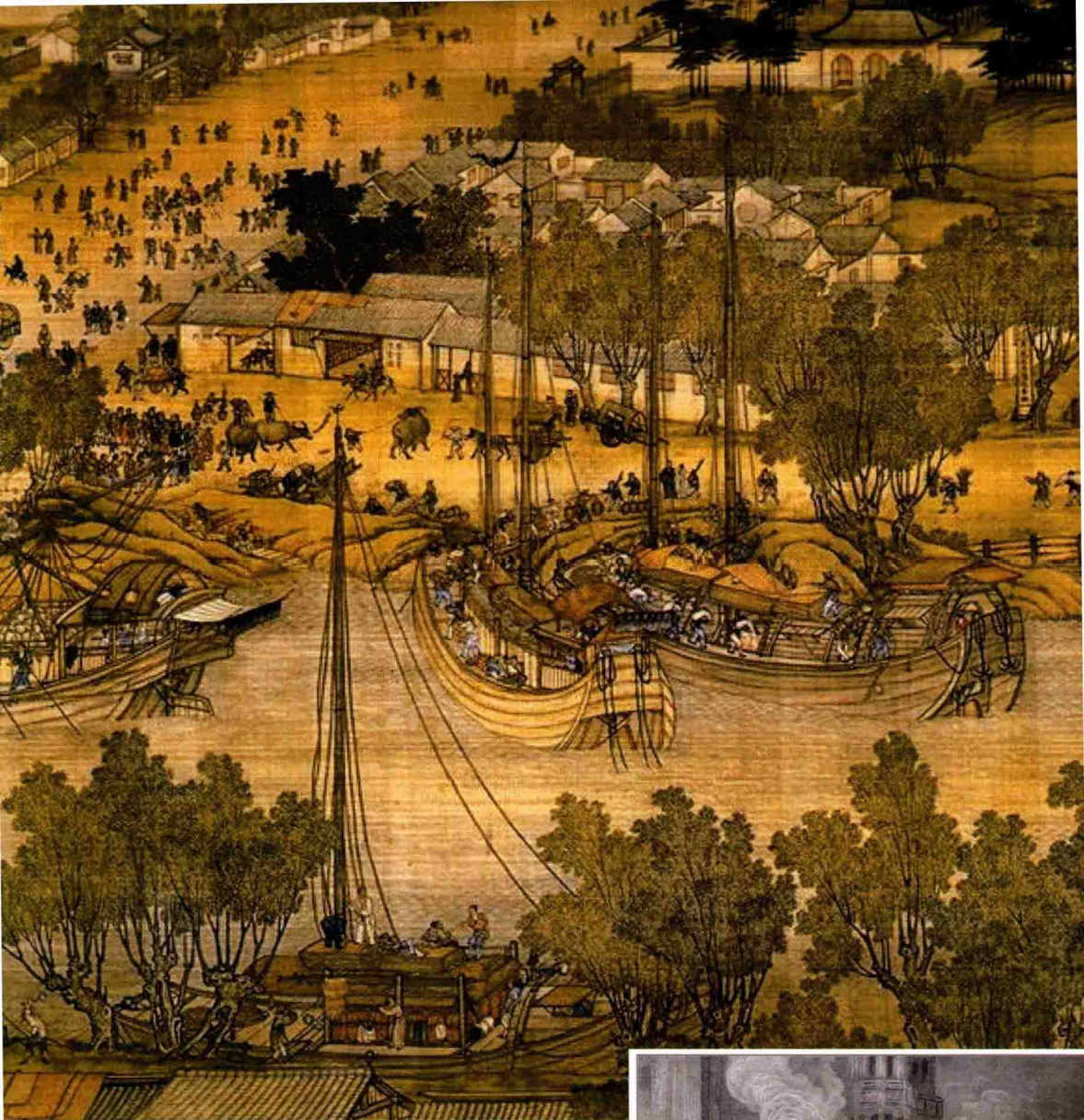
兴衰一线间——高度稳定的中国封建社会与动荡中发展的西方资本主义



图注 ▲

通过这幅《清明上河图》，我们看到了车马船只、贩夫走卒，以及鳞次栉比的商铺、民宅，它们无不展示出北宋末年首都汴京的繁荣景象。这个时期，我国的农业生产技术有了大幅提高，手工作坊无论数量还是分工的精细程度都超越了前代。另外，随着造船业的发展和指南针在航海上的应用，我国的对外贸易愈发繁荣。

然而在我国，城市被统治阶级严密地控制着，且大城市的兴衰通常取决于政治因素，并不仅仅受经济发展规律的支配。以汴京为例，它的兴旺与国都的地位密不可分，当南宋迁都临安，它便逐渐衰落了。这使得资产阶级无法成长，资本主义自然也就无法取代封建主义。



图注

在我国蓬勃发展的同时，欧洲却深陷宗教战争的泥沼。虽然十字军参与者没有在中东建立起持久的军事力量，他们所代表的封建势力也未从中得到多少好处，可东西方的文化和贸易交流却因此扩大。由于贸易发展，欧洲的商业、银行和货币经济发生了革命，并促进了城市的发展，造成了有利于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条件。



婚姻制度的演变

在社会历史学的研究中，婚姻制度的演变过程是重要内容，不同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婚制。因此，我们可以从婚姻制度的演变中发现社会发展的轨迹。



图注 ▶

这幅岩画记录了一个原始部族的生活场景，在这个时代，男女之间没有禁例。就如《吕氏春秋》中所描述“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这样的原始群婚制大约延续到旧石器时代后期。



图注 ▲

社会秩序有了一定发展后，按照辈分划分了婚姻集团，排斥不同辈分间的通婚，只允许同辈男女婚配，这样的制度被称为血族婚，也称族内婚。我国神话中“制嫁娶之礼”的伏羲和“因置昏姻”的女媧，既是兄妹也是夫妻，正是该社会发展阶段的写照。



图注 ▲

当人们对血缘有了更进一步认识后，开始排斥亲族之间的婚姻，血族婚转变为亚血族婚，或者称族内婚转变为族外婚。这样一来，两个通婚的氏族就形成了早期的部落。在我国边远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解放后仍保留着这样的习俗，如黎族的“放寮”。图中的“寮房”正是黎族年轻人幽会的地方。



图注 ▲

随着新石器时代生产力的发展和氏族部落的复杂化，族外婚逐渐被对偶婚取代。这是一对河姆渡男女，在他们生活的年代已经出现了疏松的夫妻关系，一个男人有一个正妻，一个女人有一个正夫，夫妻不必同居，仍可与其他异性发生关系。



图注 ▲

当金属器开始广泛应用，社会分工出现巨大变化，母系社会转变为父系社会，男人需要确知自己的子女，于是一夫一妻制产生了。此时，人们有了家庭观念，夫妻必须一起生活，形成了稳定长久的婚姻关系，这样的婚姻制度一直延续至今。



图注 ▲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诗人王维曾这样描绘“大唐盛世”万国来朝的景象。万国来朝对中国而言，不仅是展示国威的机会，更是帝王贤德的体现，是一个盛世不可缺少的。清朝乾隆时期国力强盛，宫廷画家奉命创作《万国来朝图》。画中描绘了新年伊始，紫禁城银装素裹，各藩属及外国使臣前来朝贺的情景。

然而这盛世的表象下，实际上隐藏了很多危机。乾隆年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来到中国，眼前的景象让他既失望又惊讶，“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衣衫褴褛甚至裸体”，“像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着吃”，“这还是当年马可·波罗笔下那个遍地黄金的中国么？”

中国是怎样从“遍地黄金”变成“惊人的贫困”的？天朝上国的美梦又是从何时惊醒的？当我们真正读懂中国历史，自然便能读出中国的未来。



吕思勉先生(1884~1957),字诚之,今江苏常州人。12岁以后在父母师友的指导下读史书,16岁自学古史典籍。1905年起开始从事文史教育和研究工作,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常州府中学堂、上海光华大学等校任教。吕思勉先生在常州府中学堂教书时,为历史学家钱穆业师,钱穆在《师友杂忆》中写道:“当时常州府中学堂诸师长尤为余毕生难忘者,有吕思勉诚之师。”

吕思勉先生是我国现代重要的史学家,与陈垣、陈寅恪、钱穆并称“史学四大家”。吕先生知识渊博,在通史、断代史、专门史等方面都颇有建树,他所关注的不仅是朝代的更替,更有历史的细节。

这部《中国通史》分为上下两部分,上编主讲文化现象,下编则按照历史顺序加以串联,在理乱兴亡的同时将历史知识更系统地进行梳理。吕先生著此书时正值抗日战争,是为了满足当时大学教学的需求而编写,如今看来,这种特殊的体例对初学者系统掌握历史各个方面还是很有帮助的。

本书从面世至今,不断再版,足以说明人们对吕先生和他以白话写通史的认可。对于这样一部经典之作,长处本无需赘述,可在此仍要强调一下本书的特点:我国历史上优秀的史学典籍本是不少,无奈笔墨宏大过于高深,将文言功底本就不深的初级读者挡在了门外,而吕先生这本书简明扼要,行文浅显,相对简单了不少。

另外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本书完成于抗日战争时期,因此书中十分强调汉族对外族的反抗斗争,请读者留意。



历史，究竟是怎样一种学问？研究了它，究竟有什么用处呢？

这个问题，在略知学问的人，都会毫不迟疑地作答道：历史是前车之鉴。什么叫做前车之鉴呢？他们又会毫不迟疑地回答道：昔人所为而得，我可以奉为模范；如其失策，便当设法避免；这就是所谓“法戒”。这话骤听似是，细想就知道不然。世界上哪有真正相同的事情？所谓相同，都是察之不精，误以不同之事为同罢了。远者且勿论。欧人东来以后，我们应付他的方法，何尝不本于历史上的经验？其结果却是如何呢？然则历史是无用了么？而不知往事，一意孤行的人，又未尝不败。然则究竟如何是好呢？

历史虽是记事之书，我们之所探求，则为理而非事。理是概括众事的，事则只是一事。天下事既没有两件真正相同的，执应付此事的方法，以应付彼事，自然要失败。根据于包含众事之理，以应付事实，就不至于此了。然而理是因事而见的，舍事而求理，无有是处。所以我们求学，不能不顾事实，又不该死记事实。

要应付一件事情，必须明白它的性质。明白之后，应付之术，就不求而自得了。而要明白一件事情的性质，又非先知其既往不可。一个人，为什么会成为这样子的一个人？譬如久于官场的人，就有些官僚气；世代经商的人，就有些市侩气；向来读书的人，就有些迂腐气。难道他是生来如此的么？无疑，是数十年的做官，经商，读书养成的。然则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亦是如此了。中国的社会，为什么不同于欧洲？欧洲的社会，为什么不同于日本？习焉不察，则不以为意，细加推考，自然知其原因极

为深远复杂了。然则往事如何好不研究呢？然而已往的事情多呢，安能尽记？社会上每天所发生的事情，报纸所记载的，奚啻亿兆京垓分之一。一天的报纸，业已不可遍览，何况积而至于十年、百年、千年、万年呢？

须知我们要知道一个人，并不要把他已往的事情，通统都知道了，记牢了。我，为什么成为这样一个我？反躬自省，总是容易明白的，又何尝能把自己已往的事，通统记牢呢？然则要明白社会的所以然，也正不必把已往的事，全数记得，只要知道“使现社会成为现社会的事”就够了。然而这又难了。

任何一事一物，要询问它的起源，我们现在不知所对的很多。其所能对答的，又十有八九靠不住。然则我们安能本于既往，以说明现在呢？

这正是我们所以愚昧的原因，而史学之所求，亦即在此。史学之所求，不外乎（一）搜求既往的事实，（二）加以解释，（三）用以说明现社会，（四）因以推测未来，而指示我们以进行的途径。

往昔的历史，是否能肩起这种任务呢？观于借鉴于历史以应付事实导致失败者之多，无疑是不能的。其失败的原因安在？列举起来，也可以有多端，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偏重于政治。翻开《二十五史》来一看（从前都说《二十四史》，这是清朝时候，功令上所定为正史的。民国时代，柯劭忞所著的《新元史》业经奉徐世昌总统令，加入正史之中，所以现在该称《二十五史》了），所记的，全是些战争攻伐，在庙堂上的人所发的政令，以及这些人的传记世系。昔人称《左氏》为相斫书；近代的人称《二十四史》为帝王的家谱；说虽过当，也不能谓其全无理由了。单看了这些事，能明白社会的所以然么？从前的历史，为什么会有这种毛病呢？这是由于历史是文明时代之物，而在文明时代，国家业已出现，并成为活动的中心，常人只从表面上看，就认为政治可以概括一切，至少是社会现象中最重要的一项了。其实政治只是表面上的事情。政治的活动，全靠社会做根底。社会，实在政治的背后，做了无数更广大更根本的事情。不明白社会，是断不能明白

政治的。所以现在讲历史的人，都不但着重于政治，而要着重于文化。

何谓文化？向来狭义的解释，只指学术技艺而言，其为不当，自无待论。说得广的，又把一切人为的事都包括于文化之中，然则动物何以没有文化呢？须知文化正是人之所以异于他动物的。其异点安在呢？凡动物，多能对外界的刺激而起反应，亦多能与外界相调适。然其与外界相调适，大抵出于本能，其力量极有限，而且永远不过如此。人则不然。所以人所处的世界，与动物所处的世界，大不相同。人之所以能如此，（一）由其有特异的脑筋，能想出种种法子；（二）其手和足的作用分开，能制造种种工具，以遂行其计划；（三）又有语言以互相交通，而其扩大的即为文字。此人之所知，所能，可以传之于彼；前人之所知，所能，并可以传之于后。因而人的工作，不是个个从头做起的，乃是互相接续着做的。不像赛跑的人，从同一地点出发，却像驿站上的驿夫，一个连接着，向目的地进行。其所走的路线自然长，而后人所达到的，自非前人所能知了。然则文化，是因人有特异的禀赋，良好的交通工具而成就的控制环境的共业。动物也有进化，但他的进化，除非改变其机体，以求与外界相适应，这是要靠遗传上变异淘汰等作用，才能达到的，自然非常迟慢。人则只须改变其所用的工具，和其对付事物的方法。我们身体的构造，绝无以异于野蛮人，而其控制环境的成绩，却大不相同，即由其一为生物进化，一为文化进化之故。人类学上，证明自冰期以后，人的体质，无大变化。埃及的尸体解剖，亦证明其身体构造，与现今的人相同。可见人类的进化，全是文化进化。恒人每以文化状况，与民族能力，并为一谈，实在是一个重大的错误。遗传学家，论社会的进化，过于重视个体的先天能力，也不免为此等俗见所累。至于有意夸张种族能力的，那更不啻自承其所谓进化，将返于生物进化了。从理论上说，人的行为，也有许多来自机体，和动物无以异的，然亦无不披上文化的色彩。如饮食男女之事，即其最显明之例。所以在理论上，虽不能将人类一切行为，都称为文化行为，在事实上，则人类一切行为，几无不与文化有关

系。可见文化范围的广大。能了解文化，自然就能了解社会了（人类的行为，原于机体的，只是能力。其如何发挥此能力，则全因文化而定其形式）。

全世界的文化，到底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这个问题，还非今日所能解决。研究历史的人，即暂把这问题置诸不论不议之列亦得。因为目前分明放着多种不同的文化，有待于我们的各别研究。话虽如此说，研究一种文化的人，专埋头于这一种文化，而于其余的文化，概无所见，也是不对的。因为：（一）各别的文化，其中仍有共同的原理存。（二）而世界上各种文化，交流互织，彼此互有关系，也确是事实。文化本是人类控制环境的工具，环境不同，文化自因之而异。及其兴起以后，因其能改造环境之故，愈使环境不同。人类遂在更不相同的环境中进化。其文化，自然也更不相同了。文化有传播的性质，这是毫无疑义的。此其原理，实因人类生而有求善之性（智）与相爱之情（仁）。所以文化优的，常思推行其文化于文化相异之群，以冀改良其生活，共谋人类的幸福（其中固有自以为善而实不然的，强力推行，反致引起纠纷，甚或酿成大祸，宗教之传布，即其一例。但此自误于愚昧，不害其本意之善）。而其劣的，亦恒欣然接受（其深闭固拒的，皆别有原因，当视为例外）。这是世界上的文化所以交流互织的原因。而人类的本性，原是相同的。所以在相类的环境中，能有相类的文化。即使环境不同，亦只能改变其形式，而不能改变其原理（正因原理之同，形式不能不异，即因形式之异，可见原理之同，昔人夏葛冬裘之喻最妙）。此又不同的文化，所以有共同原理的原因。以理言之如此。以事实言，则自塞趋通，殆为进化无疑的轨辙。试观我国，自古代林立的部族，进而为较大的国家；再进而为更大的国家；再进而臻于统一；更进而与域外交通，开疆拓土，同化异民族，无非受这原理的支配。转观外国的历史，亦系如此。今者世界大通，前此各别的文化，当合流而生一新文化，更是毫无疑义的了。然则一提起文化，就该是世界的文化，而世界各国的历史，亦将可融合为一。为什么又有所谓国别史，以研究各别的文化呢？这是因为研究的方法，要合之而见其大，必先分之而致其精。况且研究的人，各

有其立场。居中国而言中国，预测将来的进步，自必先了解既往的情形。即以迎受外来的文化而论，亦必有其预备条件。不先明白自己的情形，是无从定其迎拒的方针的。所以我们在今日，欲了解中国史，固非兼通外国史不行，而中国史亦自有其特殊研究的必要。

人类以往的社会，似乎是一动一静的。我们试看，任何一个社会，在以往，大都有个突飞猛进的时期。隔着一个时期，就停滞不进。再阅若干时，又可以突飞猛进起来。已而复归于停滞。如此更互不已。这是什么理由？解释的人，说节奏是人生的定律。个人如此，社会亦然。只能在遇见困难时，奋起而图功，到认为满足时，就要停滞下来了。社会在这时期就会本身无所发明；对于外来的，亦非消极的不肯接受，即积极地加以抗拒。世界是无一息不变的（不论自然的和人为的，都系如此）。人，因其感觉迟钝，或虽有感觉，而行为濡滞之故，非到外界变动，积微成著，使其感觉困难时，不肯加以理会，设法应付。正和我们住的屋子，非到除夕，不肯加以扫除，以致尘埃堆积，扫除时不得不大费其力一样。这是世界所以一治一乱的真原因。倘使当其渐变之时，随时加以审察，加以修正，自然不至于此了。人之所以不能如此，昔时的人，都以为这是限于一动一静的定律，无可如何的。我则以为不然。这种说法，是由于把机体所生的现象和超机现象并为一谈，致有此误。须知就一个人而论，劳动之后，需要休息若干时；少年好动，老年好静，都是无可如何之事。社会则不然。个体有老少之殊，而社会无之。个体活动之后，必继之以休息，社会则可以这一部分动，那一部分静。然则人因限于机体之故，对于外界，不能自强不息地为不断的应付，正可藉社会的协力，以弥补其缺憾。然则从前感觉的迟钝，行为的濡滞，只是社会的病态（如因教育制度不良，致社会中人，不知远虑，不能豫烛祸患；又如因阶级对立尖锐，致寄生阶级不顾大局的利害，不愿改革等，都只可说是社会的病态）。我们能矫正其病态，一治一乱的现象，自然可以不复存，而世界遂臻于郅治了。这是我们研究历史的人最大的希望。

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序》，把历史上的事实分为两大类：一为理乱兴亡，一为典章经制。这种说法，颇可代表从前史学家的见解。一部二十五史，拆开来，所谓纪传，大部分是记载理乱兴亡一类的事实的，志则以记载典章经制为主（表二者都有）。理乱兴亡一类的事实，是随时发生的，今天不能逆料明天。典章经制，则为人预设之以待将来的，其性质较为持久。所以前者可称为动的史实，后者可称为静的史实。史实确乎不外这两类，但限其范围于政治以内，则未免太狭了。须知文化的范围，广大无边。两间的现象，除（一）属于自然的；（二）或虽出于生物，而纯导原于机体的，一切都当包括在内。他综合有形无形的事物，不但限制人的行为，而且陶铸人的思想。在一种文化中的人，其所作所为，断不能出于这个文化模式以外，所以要讲文化史，非把昔时的史料，大加扩充不可。教育部所定大学课程草案，各学院共同必修科本有文化史而无通史。后又改为通史，而注明当注重于文化。大约因为政治的现象，亦不可略，怕改为文化史之后，讲授的人全忽略了政治事项之故，用意固甚周详。然大学的中国通史，讲授的时间，实在不多。若其编制仍与中学以下同，所讲授者，势必不免于重复。所以我现在换一个体例。先就文化现象，分篇叙述，然后按时代加以综合。我这一部书，取材颇经拣择，说明亦力求显豁。颇希望读了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现象，略有所知，因而略知现状的所以然；对于前途，可以预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可以有所启示。以我之浅学，而所希望者如此，自不免操豚蹄而祝篝车之谓，但总是我的一个希望罢了。